



让秦巴汉水燃起熊熊的文学篝火

——安康作家群建设的观察与思考

曾德强

诗歌相伴终不悔

姜华

岁月演变与生命万象之重，任何文字和语言都难以穷尽。斑斓、冷暖与善变的大千世界，以文学的方式呈现，这是所有作家终极追求。

我天生是个卑微而勤奋之人，以至于几十年来，几乎不写文章评价他人作品，很少在任何媒体发表关于创作谈，一言蔽之，理论修养尚不足。

突然需要写一篇关于个人创作的随想，既受宠若惊，又诚惶诚恐。梳理、回望自己几十年业余文学创作生涯，确实乏善可陈。

年轻时因为一个作家梦，写得执着又疯狂，体能已被提前透支。年过花甲后，生活日趋平淡、无趣。却经常在想，当一个人喜欢一件事钻进了牛角尖，甚至浸淫到骨子里酷爱，大概也无可救药。我必将与这些伴生的文字纠缠一生，这就是我的宿命，更是无悔的人生抉择。

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至今，已在文学这条孤寂而贫乏的小道上奔波 40 余载，至今未入大道，亦未显微弱之气象。愚者终不能悟，让人贻笑大方。

年少时的张狂和不羁，随着时光更迭、风走云飞，慢慢黯淡下来。

随着人生阅历递增和生命体验日渐丰沛，阅读、写作和生活都发生了明显的改变。年轻时我喜欢泰戈尔、普希金、拜伦、让·尼古拉·阿尔图尔·兰波、艾略特、雪莱等诗人，更偏爱徐志摩、闻一多、郭小川、贺敬之、顾城、舒婷、北岛、海子等国内诗人的作品。尤其喜欢他们作品中天马行空的浪漫和刻骨铭心的爱恨，经常深陷于他们卓然不群的优美意境和诗句中不能自己。闲暇时，也痴爱铁凝、张贤亮、何立伟、迟子建、阿城、贾平凹等作家的小说，小说家们对社会、人性的深刻洞察力让我惊讶、叹息且自卑。事实上，他们小说里的好多句子就是优美的诗句。中年后，我更喜欢读《道德经》《山海经》《中国通史》《史记》《四书》等和鲁迅、郭沫若、徐志摩的《呐喊》《屈原》《今生今世》等一些读本，这些有效和海量的阅读，显然给我打开了另一扇通往知识海洋的窗户。

“文章合为时而著，诗歌合为事而作”。多少年来，在创作上，我始终保持着一种节奏紧迫与心理平和叠加的状态。向缪斯女神靠近，在生活中发现灵感的源泉与心灵的召唤。

我创作之路，大抵经历了三个阶段。即练习阶段、提升阶段和自由阶段。从 1982 年到 2000 年，是我的创作练习阶段，那时年轻，身体好，热情高，创作有很大的模仿性和盲目性。经常是白天工作，夜晚读书、创作，甚至通宵达旦。这一阶段总结起来，就是广种薄收，加之那时电脑尚未普及，稿件手写手抄，异常艰难，相信同龄人都有同样的感觉。1985 年，我的诗歌终于登上了安徽省文联的《诗歌报》和甘肃省文联的《飞天》，用文友的话就是：东进中原，西出阳关，放飞诗歌的卫星。

2000 年后至 2012 年，是我的创作提升阶段。这一阶段因电脑普及而“触网”，创作、交流的空间无限拓展，诗歌创作也进入了稳定顺畅期，这期间，我在报刊和网上发表了大量诗歌作品，担任许多诗歌论坛版主，获得了诸如《诗选刊》《星星》《绿风》《岁月》《中国诗歌流派网》等 8 个论坛的“年度诗人”。自然，也结交无数的诗人朋友。

古人云：海阔凭鱼跃，天高任鸟飞。2013 年后，堪称我创作的自由阶段，这时我的个性化创作风格形成。加上我因退居二线并迁居安康，既有了大把大把的业余时间，又有了相对的创作自由，加上一些编辑老师和诗友们的期待和陌生的生存环境，极大地激发了我的创作热情。我先后斩获了首届中国·天津诗歌节唯一头奖和陕西文学诗歌奖、“五个一工程奖”、《荷花奖》、杜甫诗歌奖、李白诗歌奖、杜牧诗歌奖、海子诗歌奖、鲁黎诗歌奖、紫荆花诗歌奖(香港)、《星星》散文诗奖、第二届国际大雅风文学奖(加拿大)等国内外 260 多个奖项。获首届“全国十佳网络诗人”，中国诗歌学会百优会员，“中国新诗百年”全球最具活力华语诗人等称号。这期间，我连年都在报刊发表作品千件以上，目前我的作品已在国内 190 余家公开期刊发表。200 余件作品被英译在美国、瑞典、加拿大等地发表。500 余件作品被选入国内外 220 余种选本，挤进了中省作协大门。

写作如面壁，时间愈久愈孤独。思想的高度，开掘的深度，创造的难度。这个文学作品评判标准，让创作者肩负千钧。

有些时候，创作如挖土豆，你只有刨开泥土，才会发现真正的智慧就在下面。亦同种南瓜，当你耐心地拨开叶子，才会获得意外惊喜。向日葵因为追赶阳光，所以它因前方光明而内心温暖，树木高枝上的果子最甜，因为它最早接受雨露和阳光。

一贫无余的平川不算风景，丘陵起伏的文章方为上品。独创性是文学的生命力，辨识度如同作家身上的胎记。

诗歌只是一种语言表达方式，它把生活中一些个体的发现与思考，经过创造用语言呈现出来，因此说，诗歌是含蓄的，它既讲究语言的张力和弹性，又注重使用意象和画面，更有自己的语言、节奏、建筑和音韵之美。

丰富多彩的想象力是诗歌飞翔的翅膀，博杂的知识是诗歌大厦的筋骨，思想是诗歌之树卓然而立的灵魂。

我曾在诗歌《远方》中写道：走了一辈子路/最终丢失了终点/如大象身后的墓穴/路径诡秘/从视野走失的人/身后还有几片羽毛//视野里的蓝/被一驾马车带走了/那位朝圣的僧人和骆驼/渴死在西去的路上//乌鸦神父一样/站在天上/它在为谁祈祷//远方/有人在喊我的名字。

远方像一盏灯，时刻悬在我头上。散步是身体的行走，阅读是文字的行走，交流是语言的行走，构思是内心的行走，朗颂是精神的行走，创作是灵魂的行走。

曾记得，无数个寂寞的深夜，我一个人孤灯独影，在文化苦旅上苦苦求索。在从物资匮乏向精神丰沛目标顽强推进的路上，我仿佛听到了身上骨头断裂的咯哒声响。

张载说：为天地立心，为百姓立命，为往世继绝学，为万代开太平。这是文学创作的最高境界，也是我的终极目标。

诗歌如一把锋利的刀子，剖开生活断面，让真相裸露出来。然后把汉字排成陡峭的落差，呈现道义、良心和人性。这是我的诗歌观。

一位诗人，既是时代的歌者，更应该是人民的歌者。我每天都在朝圣诗歌的路上，不停地跋涉向前行进。

以网络化、新媒体化文学新变的今天，“酒好不怕巷子深”的传统观念逐渐式微。一部作品若无法进入更广阔的传播渠道与评价体系，其文学价值与社会意义都将大打折扣。安康作家群面临的不是创作能力的绝对不足，而是如何让已有作品被看见、被讨论、被铭记的传播困境。

溯源：多重困境的历史成因

安康作家群的发展困境，是历史与现实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。追溯根源，有助于我们找到解决问题的钥匙。

地理环境的封闭性首当其冲。秦岭屏障，汉水环绕，这种地理格局在保护地域文化独特性的同时，也造成了信息与观念的相对闭塞。虽然现在的安康曾是陕西省除西安之外的第二大交通枢纽，但在文学上与大都市之间仍然存在较大的地理距离和心理距离，文学交流受到局限，许多作家满足于地方性认可，缺乏冲击更高文学平台的野心与路径。作家们长期在同一文化氛围中相互影响，容易形成趋同的审美趣味与表达方式，创新与突破变得十分困难。

经济基础的制约不可忽视。作为欠发达地区，安康难以像大城市那样为作家提供丰厚的稿酬、资助和职业机会。基层作家大多有正式职业，文学创作只能利用业余时间进行。某些可能成为中流砥柱的中青年作家，或因生计所迫忍痛割爱，或因创作瓶颈陷入沉寂。鲁迅文学奖得主、商洛籍作家陈仓曾坦言：“在老家写作时，最头疼的是如何平衡生计与创作。”这种普遍存在的经济压力，使许多有潜质的作家在创作黄金期不得不为稻粱谋，无法全身心投入文学事业。经济基础也影响着文学活动的开展，缺乏资金支持的采风、研讨、培训等活动，难以产生实质性效果。年逾八旬作家李茂询久久为功的四卷本长篇小说《西域英雄传》，描写张骞及其团队出使西域的故事，一些圈内人士认为，无论从题材、思想性或艺术性上来看，有问鼎奖项的实力。省作协主要领导曾两次慰问，对老作家表示关怀和认可。

评价机制的失衡值得警惕。作品研讨会上的一片颂扬，文学评奖中的平衡照顾，都可能使作家对自身水平产生误判。健康的文学批评应当是“镜子”而非“蜜糖”，本土文学批评往往缺乏专业性及批判性，难以作为作家提供有价值的反思视角。这种评价环境的软化，使一些作家沉溺于地方性满足，丧失了艺术上不断精进的动力。

文化传统的断层也不容忽视。安康历史上虽有诸如“汉调二黄”等民间文艺的繁荣，但严格的文人创作传统相对薄弱。与关中、陕北等陕西文学重镇相比，安康缺乏深厚的文学积淀与清晰的传承谱系，当代安康作家难以从本土前辈那里获得足够的精神滋养和艺术借鉴。

突围：从“高原”到“高峰”

面对多重困境，安康作家群需要一场自觉的突围。这种突围不是对地域性的否定，而是对地域性的超越；不是对传统文学的割裂，而是对传统文学的创造性转化。基于对安康文学现状的观察与思考，我认为至少有以下几条路径值得探索。

增强“文学共同体”意识。安康作家群不应只是地理意义上的集合，而应成为精神上的共同体。这种共同体的核心不是人情维系，而是对文学价值的共同坚守，应该增强团结，抱团取暖。有关方面应该建立常态化的作品研讨机制，邀请各地知名作家、评论家参与，打破地域局限；文学内刊不仅要发表作品，

还要有那茱萸小葱用酱油醋及香油调的酸面条，回想起来让人口水欲涎。

妻第一次跟我回老家，吃的饭是酸面条，是母亲到菜园顺手揪了一把青菜。农村的饭碗本来大一些，妻吃完一碗后，竟然还想吃，说刚拔的蔬菜鲜嫩，好吃。我怀疑地问，真的还要吃，妻子点点头，母亲赶忙又下地。到晚上，妻子直喊着快吃撑死了。

我们不但吃，回城时母亲还非要让我们带一些回来。过去没买车，临走时，母亲早早摘好了一些老南瓜让我带。可我如此远的行程，背南瓜回城无疑是揣石头进山，可看到母亲那两眼期盼的神情，硬是把那老南瓜扛到了城里家中。后来买车了，每次回来，母亲会更早早早地准备好一些蔬菜，往车里装，不帶都不行。

母亲 99 岁生日时，我回老家给母亲过生日。饭后，扶着母亲站在菜地边，母亲拉着我的手，告诉我：“下次回来，可以吃到咱家的西红柿和黄瓜。”当我再回去时，再也见不到母亲了。嫂嫂对我说：“上次你走后，咱妈还催我，该撒西红柿籽了，该撒黄瓜籽了。”瞬间，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，我知道，以后再也吃不到母亲种下的黄瓜、西红柿了。

母亲不在了，但菜园还在，嫂嫂成了菜园新主人。母亲的菜园，像千万个母亲的菜园一样，蕴藏着老百姓最踏实的幸福，也包含着一个个游子对故乡浓浓的乡愁。每每站在母亲曾种过的那片菜园前，望着新盖起的房子，新修的街道，思考着老百姓一年四季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的生活，不由得思绪万千。也许在母亲心里，吃着自己种的蔬菜，心里才会踏实，生活才会惬意。

母亲的菜园，早已因街道的改造而消失多年，但菜园里那各种各样的蔬菜，那满眼的绿色，那弥漫着浓浓的烟火气，却越来越成了心中最向往的地方，成了驱走生活中的疲惫，治愈生活中困惑的良方。

母亲不在，在菜地里拔了几根葱，掐了一把茼蒿。”母亲笑着说：“掐吧！掐吧！反正吃不完。”不过这些邻里，自家种有啥菜，会隔三岔五地给母亲送来，“这菜您的地里没有，我给您送来。”母亲一连声地谢呈对方。

因为是自家的菜园，自然可以随时随地都能吃到鲜嫩的蔬菜。母亲在世时，每次回去，喜欢吃酸面条，是老家喜欢的一种面食。母亲把面擀好后，转身到菜地拔它七八棵鲜嫩的菠菜，顺手揪掉菜根，用水冲几遍，便扔进了锅里。那泛着麦香的面，那冒出鲜嫩的

大。那条长菜畦里的西红柿、豆角、黄瓜，更是顺着早已搭好的支架在努力地向上涨爬。

春夏之际雨水多。一场及时雨瓢来，小菜园里一片生机勃勃。开着紫花的像小棒槌似的油光闪亮的茄子，头顶开着黄花，浑身长满小刺翠绿的黄瓜，铺盖在斜坡地上开着或深或浅黄色喇叭花的西红柿、南瓜、西葫芦，以及开着细碎的白色加粉的豆角花，那一畦畦碧绿的生菜、菠菜，被淅淅沥沥雨水滋润后更是将晶莹剔透、翠绿欲滴演绎到了极致。

一滴滴雨水或顺着绿色的叶子，顺着或碧绿或紫色或青中裹红的果实，滚落到了菜地里的泥水中，溅起了小涟漪。原来还是一片不起眼的边缘地、斜坡地，此时变成了五彩斑斓绿意盎然的菜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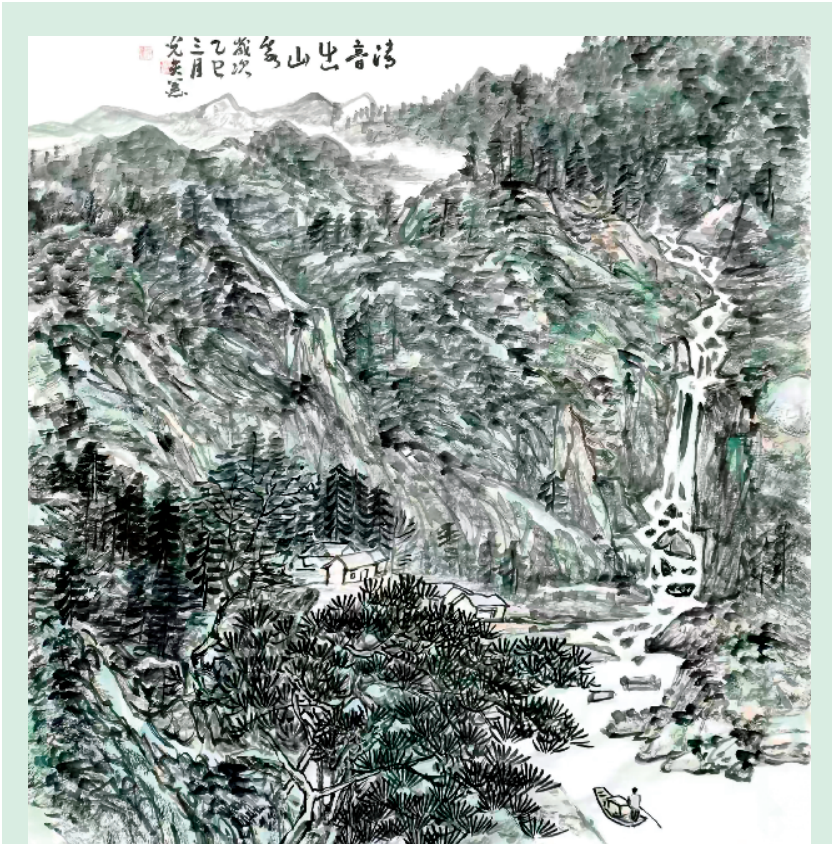
人勤地不懒。菜园不大，母亲的细心经营，收获却不少。西红柿能摘它七八个来，紫茄一天一个样，摘三五个没问题。长满嫩刺的黄瓜在衣裤上擦两擦，张口送到嘴里，脆香脆香。还有那像小瓣一样的豆角，更是一天一两大把。斜坡地上，一个个长长的嫩南瓜、胳膊粗细的西葫芦，还有一畦畦碧绿鲜嫩的叶子菜，更是让家里的菜品每天都看重了。

自己吃，吃不完的。左邻右舍看见了，眼馋馋的，路过地边，母亲会顺手拧几颗生菜，摘几个西葫芦或茄子让邻居带走。有时母亲不在，他们会先拔几棵青菜，剥几株茼蒿就走。回头碰见，老远会叫着母亲：“三婶，那天您不在，在地里拔了几根葱，掐了一把茼蒿。”母亲笑着说：“掐吧！掐吧！反正吃不完。”不过这些邻里，自家种有啥菜，会隔三岔五地给母亲送来，“这菜您的地里没有，我给您送来。”母亲一连声地谢呈对方。

因为是自家的菜园，自然可以随时随地都能吃到鲜嫩的蔬菜。母亲在世时，每次回去，喜欢吃酸面条，是老家喜欢的一种面食。母亲把面擀好后，转身到菜地拔它七八棵鲜嫩的菠菜，顺手揪掉菜根，用水冲几遍，便扔进了锅里。那泛着麦香的面，那冒出鲜嫩的

母亲的菜园都是爱

李宗保



清音出山泉（中国画）

樊光矢 作